

土生万物，地载群伦。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，虽然参加工作几十年了，早没有了一亩三分地，但对土地、粮食有着很深的情怀。一到节假日，不由自主地回老家走走、看看，看着田野上丰收在望的庄稼，看看相亲相爱的左邻右舍，说说话、谈谈心，心里格外踏实、格外舒坦。

每年麦收的风，随着“吃杯茶”的叫声吹回了记忆里的故乡，那是土地与时光的约定，是汗水浇灌出来的人间安稳，是故乡永不褪色的夏日长卷。今年麦收时节，我回到老家帮助亲戚收麦。赶到地里时，收割机已进地作业，我急忙停车熄火，穿好防晒服，戴好口罩，拿上矿泉水和面包去感谢参与劳动的人们。

其实，在老表家那块将近100亩的麦田里，参与收割的也就四个人，驾驶收割机的夫妻档和专门运送麦粒的两位司机，与昔日人头攒动的麦收场面形成极大的反差。收割机上夫妻二人接过矿泉水和面包，看着我的装束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赶紧回去吧，地里老热。”我尴尬地笑了笑，算是回应。

烈日下，收割机在田野穿梭，喷出一阵阵麦糠和尘雾；我和表哥在地头树荫下喝着饮料，谈论着今年的收成，享受着三夏大忙难得的清凉和惬意。话题渐少时，我的目光不由地在空旷的田野上四处搜寻着，搜寻着那个曾经熟悉的身影：年过九旬，个子不高，麦收时节，肩上背一个旧布袋子，在麦田里捡拾麦穗的张大嫂。她生活节俭，和蔼可亲，受人尊重，见了面总称我为“大兄弟”，找了半天，也没看到。后来从表哥那里得知：“张老太去世一年多了，走时很安详，邻里都很惋惜。”我的心陡然一悸，回想起她坎坷的一生。

40多年前的一个收麦季节，那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最后一个麦季，学校放假两周，服务三夏大忙，也是最后一年安排少先队员把路口、守寨门。俺木中营是个有几千口人的大村，人口在全县数一数二，且是个老村，有寨墙环卫，有东西南北四个寨门“远应龙山”“近接将汨”“汝水作带”“虎狼为壁”供村民出入。值勤时，在寨口两边各插上一杆红缨枪，把门的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，站在旁边，人虽小但很严肃、很精神。一天临近中午，张大嫂从地里回来，挎着一个大竹篮，里面是捡拾的麦穗，外边盖了一件破旧粗布上衣，很远就给我打招呼：“大兄弟值班哩。”当时我十二三岁，虽听说过她家的往事，但和她并不太熟。张大嫂为了防止我们检查，自称是在地里放养鸡娃了，还有意说，老师在附近寻找你们值

班人员哩。就在我们四下寻找老师时，她趁机溜回家了。从此，我记住这个拾麦穗的人了，一记就是几十年。

当年秋季，全国开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。说来有缘，张大嫂、我家及另外两家共二十口人分到了生产队的一头牛，干农活时大部分时间都是相互帮助，时间久了便熟悉了。

张大嫂与丈夫生有一女，丈夫有理发的手艺，凭借给群众免费理发能挣到工分，活儿不累，风刮不着，雨淋不着。也许是这个原因，他侄儿想学理发，便当了他的徒弟。侄儿能干、勤快，让叔叔格外高兴。后来，侄儿提出要过继给叔叔当儿子，叔叔爽快答应，只等将来找个中间人举行个仪式。张大嫂的丈夫烟瘾大，好吸烟，经常是手不离烟，嗜烟如命。但那年月，人们吸

时还将萝卜叶、芥菜叶腌制起来冬天食用；自己纺花织布，衣服总是缝了又缝，补了又补。她家院子很大，种有桃树、杏树、石榴树，每年都是硕果累累。小孩儿们都喜欢去她家玩，她也总是给大家摘桃摘杏摘石榴吃，从不吝啬，有时还拿出吃食让大家吃。有一次，一个孩子吃馍时不小心将馍掉地上后就不吃了。她捡起后就给大家讲了很多节约的故事，竟然还说出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诗句来。

此后多年，随着生活条件向好，尽管张大嫂家也不缺粮食了，但在收麦时节，她仍坚持去地里拾麦穗，一年一年，春夏秋冬，劳作不辍。她常念叨：“一穗落一粒，一亩拾一箕。”“麦熟九成动手割，莫等熟透颗粒落。”等谚

现在的麦收省事多了，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，像一块6亩的麦田，收割机进地20分钟就收完了，不用摊场、扬场，干净的麦粒直接装袋，省时省力。有的将收获的麦粒直接送到粮食市场，换成现金，省去了翻晒、入库保管的麻烦。

说起粮食市场，我们村远近闻名，被称为“豫西南粮油集散地”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们村不少群众赶着驴车、开着三轮车走他乡，收购粮食、换大米等，最辉煌时全村近一半的家庭都从事粮油贸易，年交易额达1.5亿元，极大活跃了一方经济。不少家庭提前步入小康，住楼房、开轿车，顿顿吃白面，天天赛过年，生活美哩没法说。

然而，就在2024年麦收时节，我回乡收麦时还看到过麦田里那个“拾麦的老人”。那天，在一片收割机收过的麦地里，张大嫂一会儿俯身捡拾麦穗，一会儿用小笤帚将地上的麦粒连同小土坷垃扫进小铝盆里，再倒进布袋里，有时蹲在地上扫，有时跪在地上扫，动作很慢，但很认真。袋子满了，就吃力地背着回家。我看见后就慌忙停下轿车，走上前，接过袋子，放在车上，并搀扶着上车，一起送回了家。我劝她说：“您年纪大了，现在也不缺吃的，该享享福了。”而她说粮食很珍贵，长成了不容易，不能浪费。

张大嫂年逾九旬，身体不错，在村中是个长寿者。周围邻村常有人前来讨教长寿的秘诀，她总是摆摆手，摇摇头，说没啥秘诀，只是生活简单，从不浪费，只要走得动，就多走走，多活动。

可惜，今后我再也看不到田野上那位“拾麦的老人”了，但我时常还想起她捡拾麦穗的身影，喜欢听她叫我“大兄弟”。

“日食三餐，当思农夫之苦；身穿一缕，每念织女之劳”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。这是生活的智慧。

“治人事天，莫若啬”。这是先人老子治国修身的核心主张。

我们应铭记之、力行之。

拾麦的老人

● 赵占增

烟都是自己卷着吸，一是“洋烟卷”很少，二是没钱买。叔侄二人给村民们理发换取工分，时间久了，因工分分配问题产生纠纷。叔叔以自己是长辈，事前事后都是自己张罗的，应该多拿；侄子以自己手脚麻利、干得多，要求均分，积怨越来越大。情急之下，侄儿向生产队举报其叔叔偷拿公家的烟叶。生产队又反映到大队部，大队部便安排民兵到他叔叔家搜查，搜到了六把捆绑好的橘红等级的烟叶。叔叔被戴上二尺高纸糊的帽子，脖子上挂着一块写有自己名字的硬纸板，在民兵的押解下在全村游行一圈儿。叔叔到家后精神出现异常，并反复唠叨着侄儿没良心，也后悔自己“真是看走眼了”，几天后跳河身亡了。作为妻子，张大嫂也没有过多地埋怨侄儿，只从自己丈夫身上找原因：太好吸烟，走上了邪路，平时总以师傅的身份训斥侄儿，以长辈的身份强梁行事，使怨气越积越深，最后……张大嫂也承认，其实自己知道家中放有烟叶，曾多次劝说，丈夫总是仗着自己平时说话厉害、别人害怕他、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的侥幸心理，最终付出了代价。

后来我才懂得：张大嫂坦诚地把这些说出来，就是希望别人汲取教训，不要贪，不要占，莫因不良嗜好犯低级错误。

丈夫去世后，家里失去了劳动力，生产队按工分分发的粮食也随之减少。为了弥补家用，她养成了拾麦的习惯，但从来不偷。张大嫂与女儿相依为命，生活很节约，一粒米、一根面条掉在地上，也要捡起来涮涮再吃，馒头吃完了切成薄片晒干保存；秋天来了，她到地里捋红薯叶，晒干后用稻草织成的网兜住，悬挂在房檐下保存，弥补冬春季节粮食不够吃的窘境；有

语。他珍惜粮食，但不吝啬，她常把拾来的麦子磨出的麦仁、白面送给生活更困难的邻居李大婶。李大婶感动地说：“你也不容易，那是一穗一穗从地里捡来的。”张大嫂笑着说：“看着地里掉下的粮食，不捡起来总觉得太可惜。不算啥，动动手的事儿。”

那年月，生产资料相对匮乏，种地没有化肥，顶多上一点农家肥，种子是往年留下的粮食，土地的产出效益很有限，一亩地能收300斤小麦，那就是神话了，与现在亩产千斤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。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伏莖黄。”我13岁时就开始参加收麦，亲身体会到粮食来之不易。五月的天，说变就变，一会儿扯挂晴天，一会儿风雨雷电。农谚有云：“麦收有三怕——雹砸、雨淋、大风刮；麦收有五忙——割、拉、打、晒、藏；“麦熟一晌，龙口夺粮。”所以收麦时节，农民们心情格外紧张，特别关注天气预报。夏收期间，太阳很毒，紫外线很强，农人们全然不顾，左手拿镰刀，右手提水壶，头上戴个遮阳的麦秸帽，脖子上搭个擦汗的毛巾。这几乎是那时候割麦人的标配。

在金色的麦浪中，人们弯着腰，撅着屁股，一镰一镰将麦子放倒，一头一头往前拱，直累得腰酸背痛。割完了，稍微休息一下，就赶紧装麦车（架子车、人力车），堆如小山的麦车要用粗绳来回刹好，然后伸着脖子凹着腰，吃力地将麦车拉到打麦场里卸下，摊场，翻晒。吃午饭后，来不及休息，便套上牛或驴等大牲口，拉着石碾和耢石，顶着毒辣辣的太阳，在麦子上来回碾压，然后起场、摊堆、扬场、打垛，直到麦粒晒干后入仓，收麦任务才宣告完成。

编后语

一粒麦子，承载着乡土岁月，照见人间品格。麦浪更迭，从挥镰劳作到机械收割，农耕的生产方式已然变迁，但敬畏粮食的朴素情怀从未消散。文中拾麦穗的老人，历经生活磨难，守着勤俭本色，怀着宽厚仁心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乡土见闻，于平凡人物身上挖掘人性之光。回望这段过往，不仅是对旧时光的追忆，更是提醒我们当知稼穡之艰，惜物向善，把植根于土地的美好品格好好传承下去。